

跨岛发展天地宽 我与翔安共翱翔

征文选登

活动 ●翔安区委宣传部
主办 ●厦门日报社
活动 ●翔安区融媒体中心
承办 ●厦门市翔安文化
传媒有限公司

红红火火“幸福果”

●四喜

“出发喽!去大宅摘火龙果啦!”在孩子们的欢呼声中,暑假第一天,我们几个老友家庭来了场说走就走的翔安大宅之旅。

从岛内驱车半小时,我们来到了香山脚下的大宅村。远处,广袤的蓝天上白云朵朵,眼前翠绿火龙果田一望无际,几座红砖古厝点缀其间,几辆彩绘观光车往来穿梭,笑声、歌声萦绕,俨然一幅新时代最美的乡村图。

孩子们对大宅村并不陌生,一进村便直奔1400亩的火龙果园。密密麻麻的火龙果树绵延不绝,垂下千万条粗壮的“绿丝线”,夏日第一批红彤彤的果实挂在枝头,犹如绿色海洋中点缀着的红宝石。果园里,穿着“富美大宅”工作服的村民们正忙着带团,而我们的老朋友、大宅火龙果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海云,正热情地向一群三明来的客人介绍:“我们的火龙果皮厚、耐储藏、甜度高,这几年采摘产值都超过4000万元……”海云是典型的大宅女性,勤劳、质朴、敢拼,她说火龙果田以前种的是地瓜、花菜,却养不了村里2000多人口,年轻人全都外出找出路。从2006年起,大宅搞乡村振兴,党员干部带头学技术、跑市场,村里大规模种植火龙果,成立了火龙果专业合作社,很快,靠着火龙果及系列衍生品、乡村游,带动了全村近400户农户致富。

在大宅,孩子们玩得并不亦乐乎。一会儿挎个篮子,兴致勃勃地比赛摘火龙果,等到脸蛋儿晒得红扑扑,他们又喊着要坐电瓶车去网红打卡点。大人们体力跟不上,索性把一群“小猴子”交给海云和她的伙伴们。烤地瓜、做火龙果炸串、手打火龙果冰激凌……得闲的大人漫步古厝间,欣赏返乡创业的年轻人打造出的“富美”新天地:火龙果奶茶店、文创店、各色火龙果制品商铺,从火龙果果脯、果酒、果茶、果面到酵素等一系列火龙果衍生品让我们大开眼界……逛累了,买够了,回到得过得设计师大奖,由古厝改建的民宿里,泡上一壶火龙果花茶,赏碧水青山,跟老友话仙,真是悠闲自在。

日暮乡关,炊烟四起。孩子们喊着“好饿”,奔回了民宿,于是,操着一口顺溜闽南普通话的大婶们,笑盈盈地捧着以火龙果为主题的大宅“十二道村味”来了:龙珠土鸡、老鸭炖龙花、火龙果炒虾仁、火龙果卤面……物美价廉,又心意满满。

吃饱喝足,突然听得一声“看花海喽”响彻夜空,大人孩子们便兴奋地奔向厝边宛如白昼的火龙果园。原来,果园里架起了LED灯,既“补光增产”,又打造出别具一格的灯光花海,一树一白色的火龙果在灯光照耀下,舒展着饱满的花苞,慢慢地绽放……

龙花香里说丰年,在这片希望的田野上,新时代的大宅人即将再次收获红红火火、香香甜甜的“幸福果”。

征文启事

●征文时间:2022年5月5日至2022年7月30日

●征文内容:紧扣主题,通过见闻、经历,记录见证跨岛发展战略指引下的翔安的发展变化,讲述奋斗者、建设者的故事,品味翔安的优势机遇、特质魅力,抒写工作生活在翔安的感受,也可以为翔安未来的发展建言献策。

●征文要求:紧扣主题,题目可自拟,要求内容真实,情感真挚、语言生动。以记叙文、议论文为主,篇幅800字左右为宜,长则不超过1000字。作品须是署名作者自己所写、首发,严禁抄袭。

●征文邮箱:征文作品请发送到邮箱zfk@xmrb.com,注明“翔安征文”字样,并留下真实姓名、地址、联系电话。

●奖项设置:一等奖1名,奖励1000元;二等奖4名,各奖励500元;三等奖6名,各奖励300元;优秀奖10名,各奖励200元(以上奖金含税)。获奖作品同时颁发荣誉证书。

老照片

◎宗文

母亲曾任教于鼓浪屿养元小学



母亲龚婉婉生前珍藏了许多珍贵的老照片,其中这张为1939年鼓浪屿养元小学毕业班的毕业照,照片中前排右起第四人为母亲,前排右起第五人、第六人,分别为伊丽莎白·给益恩女士、露丝·夏礼文女士,她们都是母亲的同事,当时已随夫君来闽工作三十年来。

1889年,打马字先生的大女儿清洁姑娘在竹树堂创办了一所男童学塾,养元小学便是此发展而来。这所男童学塾在开办之后不久,迁至鼓浪屿“番仔球埔”边的一间石厝内,未几又迁往田尾女学堂(毓德女学前身)附近。当时,学塾规模很小,校舍是租来的民房,学生不多,老师也只有两三位;上课时,孩子们摇头晃脑地跟着洋先生读着白话,因而被称为“洋私塾”。1905年,学塾改为学校,更名为养元小学,还在邻近田尾的梨子园(现为林巧

稚纪念馆)坡下自建了新校舍。学校采用商务印书馆的新式课本,规范的教学模式、中西交融的优势,使得该校的学生人数曾一度居全岛小学之首。日寇占领鼓浪屿后,该校停办,抗战胜利后,学校旋即复办。1952年,该校改称公办小学,更名为“鹿礁小学”。从鼓浪屿走出的不少名人大咖都曾在这所学校读书,如著名作家、翻译家林语堂,著名天文学家余青松,园艺学家李来荣,病毒学家黄祚祥,化学家卓仁禧等。

1933年,母亲从毓德女学毕业后,便在养元小学任教。她为人慈善谦和,对学生很是关爱。有一次,母亲班上有位同学不小心摔倒,伤势严重,她赶忙将其扶到办公室,细心为他敷药疗伤。数十年过去了,这位学生仍清晰地记得当时的情景,曾几次满怀感激地对家兄谈起母亲对他的帮

助。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一个中秋节,母亲当年的一些学生热情地邀请母亲在鼓浪屿金瓜楼相聚,师生相见,感慨万千,大家品茶叙旧,共庆佳节,让暮年的母亲倍感欣慰,她回家后对我们说,能见到当年她疼爱的孩子,真乃人生幸事。2018年12月厦门二中举办120周年校庆活动,一位从海外归来、曾为母亲学生的校友,见到我动情地说:“我虽老迈,但依然十分想念您的母亲!”

养元小学的兴办与发展,是鼓浪屿这一著名历史国际社区发轫与成长的一个缩影;而鼓浪屿早期的教育事业,是鼓浪屿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。母亲在养元小学任教的这段时光,是她晚年回眸自己人生路时最感欣慰的,她曾培养过许多出类拔萃的人才,每每谈起这些往事,母亲的脸上便露出欣慰的笑容……

“青春集美 奋斗有我” 征文选登

征文活动
主办单位 ●集美区委宣传部
●共青团集美区委
●厦门日报社

他的忙碌是奋斗者的缩影

●阿好

清晨,闹钟响起,集美区上市办负责人汤春海从睡梦中醒来,一点都不敢耽搁,立马穿衣洗漱,驱车出发。他的每个工作日,都有很多待办事项,大大小小、林林总总,需要一件件去梳理、推进、执行。

楼下,早餐店,汤春海随手带了份早餐,直接把车开去杏林湾大酒店,2楼会议厅里,由集美区上市办主办的“集美区企业上市实务培训会”将在这里召开。培训会议程很多,对企业很具有指导意义,汤春海自己也要上阵,结合案例详细解读《集美区推动企业上市实施办法》等政策条款。

为了这次的培训活动,汤春海和同事们已经足足忙了一个多月,邀请老师,寻找场地,联系企业,研设课程等。培训要办到行之有效,让学员听后收获满满,并不容易。为了做好上市后备企业梯队的辅导和培育,他们建立了多梯队的上市后备企业库,其中,又以台企居多。

培训会结束,已经是中午12点,集美区

一家台企的财务总监来找汤春海,说碰到外汇方面的问题,不知道怎样做才更规范。台资企业在外汇管理方面是比较特殊的,汤春海立马拿出随身携带的本子,做了记录,并给出承诺,尽快协调解决好这个问题。

午饭后,顾不上休息,汤春海去了那家台企,认真了解企业的情况后,汤春海建议企业按照规范流程解决问题。这家台企的财务人员有点不理解:“为什么其他地方办的时间只需两三天,你们这里却要七天呢?”汤春海耐心解释:“我们走的是规范流程,只有把‘补丁’打好,流程上才不会有瑕疵,上市才不会留下‘后遗症’,我们会争取缩短厦门的办理时限,尽快解决您的问题。”一番话说得财务人员信服地点了点头。

下午4:20,汤春海又打电话分别联系了另一家台企及券商,得到肯定的回答后,一行人奔向下一家台企。这家台企想在科创板上市,但遇到一些问题。经过现场沟通

和专业分析评判,台企高管对上市路径、板块的选择都有了系统的了解。谈及上市成本以及前期中介机构的服务费用,企业觉得资金压力有点大,汤春海对企业上市各阶段能享受的扶持政策进行了一条条深入解读,与台企高管聊业绩、聊科研、聊规划……

事毕,走出企业办公室,天色已晚。汤春海一行上了车,回到集美区政府办公室,此时已近晚上7点。汤春海在椅子上休息片刻,给自己泡了一杯浓浓的浓茶,然后打开电脑,开始做明天协调会的计划。电话响起,是一家台企咨询上市奖励政策,汤春海熟练作答:“集美区鼓励企业上市,区级补助奖励最高可达1430万元……”对方还不放心,汤春海又说:“请放心!只要符合奖励条件,不用托人情走关系,按照规定申报程序走流程就行。”

挂上电话,汤春海微笑着长舒了一口气。窗外万家灯火,明天又是新的一天!他忙碌的一天是“奋斗集美”的缩影。

●投稿渠道:(1)厦门日报城市副刊邮箱 cskf@xmrb.com;(2)厦门网线上征文平台 (https://wx.xmnn-cloud.cn/cskf)。作者选择其中一种投稿方式,请勿重复投稿。

▶扫描二维码,可直接进入厦门网投稿。



难忘时日

◎庆萍

河滩·小鸡

夏天,我时常想起幼时玩耍的那片河滩,想起姐姐带着我在河滩放小鸡……

五十多年前,我家老宅附近有一片河滩,每到夏季,就会漫出大半滩的活水。河滩的水,清且浅,缓缓流动,把河滩细的沙土抚摸得平整、湿润。柔软湿润的沙土地里,生长着一种长约寸许、细如丝线、通体血红的小虫,我叫它“小红虫”。我家的小鸡很爱吃“小红虫”,去河滩放小鸡就成了夏天里我最喜欢的事情。

下午太阳偏西,我便缠着姐姐带我去河滩放小鸡。河滩上,长着十几棵老柳树,硕大的树冠,茂密的枝条染绿了半个河滩。到了河滩,姐姐总是选一棵老柳树坐下,边读书边照看小鸡。放出笼的小鸡在姐姐身旁撒欢、觅食。而我则光着脚玩水,在水边“开渠”“打堰”,还时不时地看看小鸡觅食。

小鸡是天生会捉虫子的。河滩上有许多针尖大的孔,“小红虫”大多藏在那小孔下面,小鸡朝小孔啄下去,就能啄出一条“小红虫”。见“同伴”啄到了“小红虫”,旁边的小鸡便会上来争抢,有时是两只小鸡咬着一只虫子互不相让,有时是一只小鸡衔着虫子被同伴追赶,到口的美食,吃不得又舍不得丢掉,那样子实在有趣。姐姐捉虫子虽然厉害,但也有出错的时候。姐姐的左脚上长着一颗痣,小鸡以为是虫子,就来啄,一只小鸡失望地走开了,另一只小鸡又来啄,真傻。

家里的小鸡都是我父亲一起挑选买回家的。每年四五月,路上,市场上就会出现卖“小炕鸡”的摊贩。上百只“小炕鸡”被放在大大的竹篾笼里,挤挤挨挨,黑的、花的、鹅黄的,每一只都惹人喜爱。常常是我蹲在路边看得入神,下班路过的父亲正好也停下来,看得多了,我们就会买上几只。父亲喜欢黑的、红棕色的“小炕鸡”,我喜欢鹅黄色的,父亲也让我挑选两只带回家。买回的“小炕鸡”,我们放在专门的木盒子里,木盒子底部铺着棉絮,父亲用蒸好的小米喂养这些“小炕鸡”。晚上入睡前,我和父亲都要再看着它们,灯光下,它们“叽叽”叫着,像是被惊着了,它们要是挤在一起,父亲就会说它们觉得冷,在木盒子外面再盖点东西。我们父女俩边看边聊,哪只长得快,哪只老实,哪只霸道……当“小炕鸡”长出了翅膀尖儿,我和姐姐就带着它们来到河滩,让它们自己找“小红虫”吃。

太阳西沉,天边晚霞灿烂,远远望去,农田、村舍、炊烟、树木,全都沐浴在夕阳里。眼前,姐姐还在看书,小鸡在踱步,我的内心涌出一股无法言状的温暖,那情景,从此定格在我心里,再也忘不了。“暖暖远人村,依依墟里烟。”离开家乡多年,幼时那片放小鸡的河滩总会不时出现在我的脑海里,让我无比怀想!

夕阳红

◎亦言

老陈的“空中菜园”

周末,老陈给我送来一大袋圣女果,说是最近流感肆虐,多吃点富含维生素C的食物有助于提高免疫力。我刚要推辞,老陈忙说是自家“空中菜园”出产的,我不再客气,收下圣女果,和他闲谈起来。

老陈是我的同事,记得刚入职那天,人事部门让我跑腿送张工作证,我对着单位通讯录找到办公室,接过工作证的正是老陈。见我面生,老陈询问了几句,知道我是新来的年轻人,老陈很高兴,热情地说:“欢迎新鲜血液来充实工作力量。”我和老陈就此算是认识了。

后来,单岗位调整,我和老陈分到同一个部门。彼时,老陈已过五旬,是名副其实的老同志了,却不从倚老卖老,干起活来一点也不含糊。在老陈的指导下,我很快适应了新岗位的工作,我俩老少搭配,啃下了不少硬骨头案件,至今仍任在单位被传为佳话。

前年,老陈退休了。送别老陈,我的心里空落落的,也担心他一下子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,不知能不能适应退休的生活。不承想,老陈却是个闲不住的主儿。没过两周,老陈就告诉我,他在自家楼顶搭建出一个“空中菜园”。再过一段时间,我给他打电话,他在电话那头乐呵呵地告诉我,他最近在学钓鱼呢。从办公桌转到田间湖畔,老陈适应得很快,我也就放心了。

别说,老陈的“空中菜园”还真真是“立了大功”呢。去年,同安发生疫情,因为防疫需要,城区部分道路交通管制,我一边在网上抢菜,一边担心老陈是老同志,智能手机用得不溜,也不知他家里情况怎样。电话拨过去,老陈很快接了,听说了我的担心,他哈哈大笑。原来,他的“空中菜园”长势喜人,不但能够自给自足,还有富余分给左右邻居,大家吃上了“空中菜园”的新鲜蔬菜,都很感谢老陈。

春节期间,我带女儿去给老陈拜年。老陈热情地邀我们上他的“空中菜园”参观,只见不大的空间被老陈收拾得井井有条。生菜、小葱郁郁葱葱,大白菜正努力地结出可爱的果实,菜瓜的攀藤架上挂着几个鲜红的中国结。菜园一角,一小片油菜花正在盛放,孩子们开心地奔了过去,那一片亮黄,如同希望般,在灰暗的老城区屋顶上更显得明媚。

收回思绪,我和老陈边吃着他带来的圣女果边闲聊。老陈告诉我,他加入了区里的钓鱼协会,经常和钓友切磋钓鱼技巧,也搭伙一起出去钓鱼,每天还要收拾菜园,接送孙子上下学,退休生活过得可充实了。我拿起一颗圣女果咬上一口,酸甜可口,汁水丰盈,就像老陈的退休生活,乐观积极,有滋有味。

再回首

◎烙晨

劳动课记忆

向锅里倒了一瓢冷水,只听得“嗤”的一声响,大铁锅瞬间裂开一条缝。母亲回来后,并没有责怪我,只是心疼又得花钱买锅了。

那时,学校没有保洁员,整理教室、打扫操场、擦拭窗户、疏通阴沟、冲洗厕所等,都是学生和老师们一起动手,基本是“每天一小扫,每周一大扫”。扫把、抹布、水桶、铲子等工具都是学生从家里带来的,大家干得不亦乐乎。在特定的时节,学校还会组织学生进行“勤工俭学”,比如,割稻时,组织学生拾稻穗;霜降至,组织学生拾柴;冬至日,组织学生拾茅柴。同时,学校还有专门的农忙假:春耕时,学校放“种田假”,我们就去田里拔秧、插秧;秋收时节,学校放“采收假”,我们到山上摘果、采种。

我上中学后,在学校寄宿,每周六下午回家,周日下午返校。每周,我都要背上30斤木柴,够吃一周的大米和母亲做的豆干、咸菜、豆腐乳、辣椒酱到校。大米交给食堂的管理员过

秤,按重量换成饭票,到时到食堂取饭。我就读的窑头中学,是学生和老师一起动手,平山、填坑、挑砖、平整操场、盖校舍建起来的。作为老家万安县的“勤工俭学先进中学”,学校的每个班级都有自己的菜地,我们认真地打理班级的菜地,浇水、捉虫、施肥……汗水湿透了衣襟,泥巴裹满了裤腿,我们就盼着菜地有个好收成。我们把青菜、茄子、辣椒、豆角、南瓜等蔬果交给学校,学校按当时的市价折成菜票发给我们。握着自己辛勤劳动换来的菜票,我的心里真有说不出的高兴。

“劳动最光荣。”这耳熟能详的五个字,是鼓励我读书时参加劳动的精神力量。正是那些劳动课,让我明白了“谁知盘中餐,粒粒皆辛苦”的含义。1968年底,我参了军,中小学劳动课的锻炼,为我在军营成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如今,劳动课重回学校,我以为,决策正确,值得庆贺,从小培养爱劳动的习惯,不仅能丰富学生的生活,更能培养孩子的生活能力。